

GUOJIGUANXILILUNWENTI

〔波〕约瑟夫·库库尔卡 著

国际关系理论问题

商 务 印 书 馆

000
101
120

国际关系理论问题

〔波〕约瑟夫·库库尔卡 著

章 亚 航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8年·北京

Юзеф Кукулка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 «ПРОГРЕСС» · 1980
根据苏联进步出版社莫斯科 1980 年版译出

GUÓJÌ GUĀNXÌ LĪLŪN WÈNTÍ

国际关系理论问题

〔波〕约瑟夫·库库爾卡 著

章 亚 航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361-X/D·22

1988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13 千

印数 2,000 册

印张 9

定价: 2.35 元

译者的话

国际关系理论,或曰国际关系学,或曰国际政治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科学。它的兴起和发展,当然与战后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有关;也与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之间的科际组合有关。所以,国际关系理论又是一门多学科、跨学科的科学。据美国学者赖特的统计,构成国际关系理论的组合学科共有23门之多。

当前,这门科学还正在形成之中,尚未定型,更谈不上成熟。但已充分显露出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在东西方普遍受到重视,引起各国学者巨大的兴趣。由于学者们是从各自的观点、角度、专业出发,用各自的方法、模式、手段,将各种学科作不同的组合,从而创造出形形色色的理论和体系,形成多种多样的方法和模式。在西方是如此,在东欧也是如此。西方以美国、法国、英国最为发达,东欧以南斯拉夫、波兰、苏联较有基础。

目前在我国,这门科学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我们理应填补这一空白,而且越快越好。但在我们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之前或同时,应先将国外的(包括东西方的)代表作介绍过来,至少各介绍其中的一二种。东欧国家的,我们先选介库库尔卡的这部《国际关系理论问题》。西方国家的,另在选介中。

约瑟夫·库库尔卡是波兰著名外交家、国际关系理论知名学者、华沙大学教授。他所写的有关国际关系的著作颇多,尤以本书最为有名;在东欧国家中,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本。

在这本《国际关系理论问题》中,作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和方法论为依据,以体系观点和体系方法为基础,汲取东西方各国国际关系理论之所长,建立一个颇具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其主要特点是:

一、作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作为出发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有别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形形色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大特色。

二、作者以体系观点和体系方法为基础,建立他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大家知道,体系观点或体系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有关体系性问题的现成方法论专著,但却在有关社会的体系理论和对社会问题进行体系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作出了卓越范例。马克思所有重要发现的决定性前提之一,就是体系观点和体系方法。把社会看作是体系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人类历史的关键性概念。马克思的辩证法首先是社会体系的辩证法,马克思把历史和社会及其运动首先看作是“体系的运动”。因此,用体系观点考察国际领域的社会关系,用体系原则和体系方法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确是‘一大开创,也是一大启发。

三、本书有选择地利用了西方(主要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的有用材料。这是不同于苏联有关国际关系著作的一个特点。

四、本书有创见地汲取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和科技革命成就所带来的新论点、新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

五、作者在其体系观点和体系方法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种多元战略理论和多元战略分析方法,无疑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因为战略问题,特别是多元战略问题,本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六、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预测学,以取代西方资产阶

级的未来学及其在国际关系领域和对外政策领域的运用和影响，也是一个有远见的创举。

七、由于国际关系理论首先是一门具有实践性质和实用价值的应用科学，所以，作者倡议并试图建立一门具有综合分析和类似气象观测的综合观测学，并且，如作者所说，希望通过这种分析方法，求得理论原则，进而建立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国际关系一般理论。这无疑是一条正确的可行之路。

不过，由于本书是作者科学探索的尝试和创新思想的初步成果，所以，其内容尚有待充实，体系亦有待完善。

如果说它还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除上述一点之外，那就是本书是用一种复杂化的科学用语写成的，读起来相当费劲。

本书是根据苏联进步出版社 1980 年俄文版转译的，由于书的内容深广，涉及一些新的学科，加之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1986 年 12 月

目 录

俄译本序言·····	瓦西里耶夫 1
导言·····	9

第一篇 认识论

第 一 章 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对象和范围·····	13
第 二 章 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	38
第 三 章 国际关系的型和类·····	72
第 四 章 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	89

第二篇 多元战略

第 五 章 战略概念和多元战略概念·····	111
第 六 章 多元战略方法的特点·····	122
第 七 章 多元战略分析的类型·····	134
第 八 章 多元战略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的意义·····	144

第三篇 体系

第 九 章 社会科学中的体系概念·····	147
第 十 章 国际体系·····	163
第十一章 国际体系的功能和进化·····	172
第十二章 体系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的意义·····	185

第四篇 预测学

第十三章	社会科学中的预测认识概念·····	193
第十四章	国际预测学的产生·····	207
第十五章	国际预测学的方法论问题·····	220
第十六章	预测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的意义·····	232

第五篇 综合观测学

第十七章	国际关系中的需要和利益·····	239
第十八章	国际关系中的价值和标准·····	250
第十九章	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和感知·····	260
第二十章	规律性和理论原则·····	269

俄译本序言

——瓦西里耶夫

波兰著名外交家、华沙大学教授约瑟夫·库库尔卡的著作表明国际问题专家—理论工作者对于提出建立一个完整的、严密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具有巨大的兴趣。

作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用作者的话来说，不是建立国际关系理论，只是试图汇集和在一定程度上总结该领域的知识，以及提供作为该课程参考书目用的附注。

这部根据政治学所为研究生开设的理论基础讲座材料撰写的著作，包含不少有争议的原理，它的一些结论有时也有争论。为此，我们在本序言中表明我们的观点，在必要时，有些看法在篇末附注中加以说明。

* * *

国际生活对于任何一国的内部发展从来没有给予如此巨大的影响，它也从来没有变得如此之复杂和迅速多变。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日益尖锐的所谓全球性的生态、人口、资源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国际关系的状况。各族人民生存本身，只有在根本重建国际关系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证。

这种情况决定了认真完善世界政治研究的理论工作和方法论工作的客观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不仅处处可以感到，而且通过建立独立的国际关系学的尝试已经实现了。至于说到波兰人民共和国，那么，库库尔卡教授这一著作的问世，正是此类现象的明证

之一。不错,这里也象其他国家一样,目前只能说一门新科学刚刚诞生,根据本书作者的意见,这门新科学暂时“还带有不完备、不连贯和外表不严密的性质”。

建立一门独立的国际关系学,已是一项业已成熟的需要。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对世界发展和国际关系,对革命过程及其各个支流的相互作用和团结一致,对民主斗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相互关系,进行科学研究的意义日益增长”(苏共二十五大资料集,1976年,第73页)。

传统形成的情况是:世界政治是由其他大的学科分别加以研究的。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是以历史学为基础,并作为这门学科的一部分。国际法早已存在于法律科学的内部。比较年轻的一门学科国际经济关系,则作为经济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起来。在这三门科学知识领域内,在国际关系史、法学和经济学方面,积累了大量科学资料,建立了范围广泛的文献材料。

毫无疑问,从史学、经济学、法学这样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科学知识的统一客体,就不能不带上片面性,就不能不使研究者由于自己的科学专业而重视国际关系的“本”专业,却有时忽略了起着更大作用的其他学科。这种不连贯的方法所产生的缺陷,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研究中,则极为少见。马克思主义者,不论他是史学家、经济学家或法学家,都以历史唯物主义普遍原则为基础,都运用辩证法,正因如此,他们总是具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石。具有深厚科学论据的、经过实践检验的、具体涉及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他们不可替代的工具。马克思列宁主义明确地指出,国际关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和基础是国际经济联系。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出色运用的、由列宁在其国际帝国主义体系研究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的、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有机体系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具有特

殊的价值。

但是,科学亦如生活一样,并不原地踏步不前。国际关系学的对象大大扩大了。科学技术革命不只是发生在物质生产中。这一革命也发生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创造性发展中,确切地说,这一革命也包括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创造性发展。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为形式上建立独立的国际关系学和消灭该领域内科学活动组织上的分散性。问题是:应该怎样、通过何种途径和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任务。简单拼凑和机械组合国际关系史、国际法、国际经济关系这三门学科的材料,既无济于事,也不可思议。很明显,问题还包括其他方面。理应在社会科学行列中占有一席显著地位的独立的国际关系学,首先应该是一门方法论的和理论性的科学。其原因不只是由于该科学对象的状况,亦即不只是由于当代国际关系现实极其复杂,而且也由于现代科学知识已经达到的总的水平。

这种水平的特点是,为了在方法论上完善该科学,不仅进入新的认识领域,而且发生迅猛异常的来复反射。可以看出,对于我们周围环境的体系性,以及为了该科学而深入研究和运用这种体系方法的必要性,已日益广泛和全面地为我们所认清。

苏联哲学家库兹明写道:“体系性原则,如果指出它的最一般的特征的话,那就是以体系整体的规律性及其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为出发点观察到的客观现实的现象,它构成一个特别的认识棱镜或一个特别的现实‘量度’”^①。

诚然,在此之前,甚至在最先进的科学中,知识的增长是粗放式的,使用的方法是传统的,也就是说,分析、分解为主,而综合则显然落后。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些科学中,日益明显地认识到方法论上不完备的特殊综合,这种综合是向体系方法过渡的反映,是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参数的体系性的认识。当前,这种过渡正在极

^① 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体系原则》,莫斯科1976年版,第10页。

其猛烈地进行，涉及到所有科学。体系性日益广泛地被承认是一般科学的方法论，它的有效性亦已得到证明。

对于国际现实说来，体系方法是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构成之路。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极其特殊、极为复杂的领域在运用体系方法方面特别困难。不过，这种困难正在克服。的确，由于世界政治研究中的现代方法不够成熟，有些人就认为现在谈论体系方法为时尚早，不如使用类似“体系方向”或“体系思维”这些比较谨慎的公式。不管怎样，体系“运动”已经开始，它是科学知识发展的客观趋势，并将继续下去，从而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出发的前提。

在确定自己著作的任务时，库库尔卡指出，奠定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基础“显然为时尚早”。他只是想整理现有的知识，以便促进国际关系的进一步理论研究和表明这一任务的复杂情况。他还想帮助实际外交工作者克服“不善于将搜集到的材料和信息加以分类和分析”。

作者究竟以什么样的方法论为其立足点呢？他写道：“我认为最重要的方法是体系方法、战略方法和预测方法”。读者在这里会遇到概念上的一定的混乱，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体系方法），谈的是方法论，而在其余两种情况下（战略方法和预测方法），所涉及的领域其实是体系方法的实际运用。库库尔卡接着提出“综合观测”方法，这种方法“能扼要地和概括地表述所看到的国际关系的主要复杂情况”。在“综合观测”一篇中，比较详细地解释了这种方法的含义，并且看得出来，所谓“综合观测”方法，在苏联文献资料中一般称之为综合方法、集中统一方法、组合方法以及其他一般术语和特殊术语。

作者对于环境的体系性和体系方法的实质的了解，同大多数苏联研究者的概念和分析有所不同。众所周知，体系方法实质上

是唯物辩证法原则的具体化。早在 1969 年《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上进行讨论过程中,就曾同意如下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为一原则,即研究和科学分析一切国际关系现象,要求首先承认国际关系是一“动态发展中的体系”^①。后来在 1976 年发表的、由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集体撰写的专著中,就有这样一个明确的定义:“国际关系体系概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范畴”^②。

考察国际关系必须把它当作一定的整体看待,这一观点直接来自列宁关于“人们生活在国家里,而每个国家又生活在由许多国家构成的体系中,这些国家彼此都处于一定政治均势的体系中”^③的论点中。

库库尔卡在其著作中,谈到许多关于运用体系原则研究国际关系的想法。但在这里,与苏联研究者不同,他认为不可能承认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而认为只存在“国际体系群”。他指出,国际体系概念只能用作“国际秩序”的同义语,只能看作“国内秩序的对立面”。作者没有提出“体系方法”概念和“体系分析”概念的明确界限。

根据苏联专家一致赞同的意见,体系方法的目的主要在于揭示国际关系体系发展和功能的具体体系规律。

至于“体系分析”,其目的是为了了解各种活动领域内具体的、实际的、应用的任务。

库库尔卡没有给自己提出类似的任务,却满足于指出国际关系中起作用的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不过,作者自己承认,他“只限于根据基本概念和体系范畴的外表特征的必要性”。显然,

① 见《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9 年第 9 期,第 90 页。

② 《现代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理论》,莫斯科 1976 年版,第 290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402—403 页。

这是由于体系性的许多问题研究不够、情况复杂和性质未定。

书中用了不少章节论述现代资产阶级的国际关系理论。战后时期,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出现一种所谓的“学院热”。在这个领域内已经出现大量文献资料,其派别之众多令人目眩。但是,在外表的多样性、“多元论”的背后,阶级的、社会的决定论无时不在,它决定着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研究的另一个重大特点是一般哲学的理论基础太差,确切地说,根本没有。西方理论家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并且谈到自己的“理论怀旧病”。因此,在承认资产阶级世界政治学的许多具体实际的研究价值时,必须看清它的投机性质,它那隐藏在时髦的“现代”派背后的原始的经验论,这当然是十分自然的事。西方现代对外政策思潮依然停留在实证论的立场上,并且在理论方面,亦未将诸如赫伯特·斯宾塞这样的实证论经典作家的理论推向前进,它的特点是科学效用极其有限。

库库尔卡教授根据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容和实质,提出自己的分类,与我们在上面提到的苏联专著《现代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关于科学派别和流派的分类和特征有所不同,在该书中,特点是有较大的深度和明确性。

本书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未来的科学预见问题、“未来学”和预测学。这几个概念是不相同的。由于历史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由于人口、生态、资源等全球性问题尖锐化的惊慌症,未来问题真正具有了越来越大的意义。

与此有关的是在西方产生和发展了一门关于未来的新科学——“未来学”。在承认资产阶级“未来学”产生的客观因素时,也不能不看到这一现象的社会原因和政治目的。众所周知,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有科学论据的人类未来的模式。资产阶级科学和意识形态与此相反,长期以来建立在维持社会原状的假设

上，建立在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未来的不可动摇性上。既然这一社会保守主义已为历史全过程所动摇和驳倒，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日益表现出自己巨大的预言能力，这就不能不终于引起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反应。正因如此，就应该把“未来学”的出现看作是资产阶级模式抗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预见的企图，这种模式自以为能更正确、更可靠和更惬意地保证人类的未来。“未来学”运用科技革命带来的新的研究手段，追求真正科学的、未为意识形态歪曲的人类未来的预测。事实上，在涉及社会未来存在的物质—技术条件模式的具体研制领域里，“未来学”是有益的。但一旦“未来学”不以有科学依据的社会发展理论为基础时，它就失去其科学价值。

如果把目光投向诸如罗马俱乐部著名报告这样一类最有分量的未来前景研究，那么就暴露了“未来学”的根本缺陷。未来被看作是与社会—政治的发展脱节的，特别是与国际关系的发展脱节的。因此，强行以自己的阶级决定性的未来预见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模式的企图，是经不住任何批评的。因此，不可把“未来学”同只能以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科学预见等量齐观。

库库尔卡教授主张建立一门关于未来的社会科学——“预测学”。在苏联学者中间也提出过类似的想法。这里有意义的是，建立一门独特的未来科学的必要性，是由它的拥护者从预见未来可能性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引申出来的。但是，多数意见认为，把预见客体发展的方法论同研究客体的方法论分开并使之互相对立，是没有任何严肃根据的。问题在于，研究客体过去和现在的规律，也就是研究它未来的规律。成功地记述和解释客体的过去和现在的理论，也适用于未来的预见。当理论经受过实践的考验，经受过过去和现在发展经验的考验，则尤为适用。任何一种无愧于科学两

字的科学,总是在发展中,亦即在其过去、现在和未来中研究它的对象。

所有这一切,与在具体的实际预测研究中可以和应该采用自己具体的科学的手段、技术和方法毫无抵触。

本书用复杂化的科学语言写成,弄懂其材料须付一定的努力。但它是作者科学探索的体现,是他独创的思想果实。由于这个缘故,它自然就不能没有尚须探讨的因素、有待争议的原则、矛盾等。重要的是要看到另外一面:在主要的基本方面,本书是立足在现代国际关系的科学知识客观发展的轨道上。这里所谈的是在各派新的、专门的、科学的、跨学科的科学“接合点”上呈现出来的过程,是科学创造性结合的实际要求。因此,库库尔卡这部试图探寻一条建立独立的国际关系学及其理论和方法之路的著作,就不会不引起读者的兴趣。它直接满足了解决现实提出来的任务的需要。此项任务非常复杂,需要许多研究者的联合努力。此项任务只能在并且定会在探讨、对比各国学者观点的气氛中予以解决。毫无疑问,只要在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哲学理论基础上,目的就能达到。

导 言

国际关系是在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国际化过程中开始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只能出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在古代,各个部落、民族彼此一无所知,并且互不交往。随着国际化过程的开始,国际因素也就开始影响每个社会的生活。

在现代,国际关系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越来越大。因此,国际关系就成为各种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现在甚至试图建立一门独立的,阐明国际关系的学科,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不难看出,随着现代世界上国际关系的意义的增长,在其他社会科学中关于国际关系的科学的意义也正在增长。

众所周知,任何一门知识领域,依其发展程度和达到完善形式,总要经过从经验上探讨有关客体的阶段到理论上认识有关客体的阶段这一途径。实际上,这是一个从旧质向新质的飞跃,从而将该知识领域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并标志着从对现象和过程的外表上的认识,亦即表述式的认识,向对其内部实质的完全的认识过渡。年轻的国际关系学正在经历这一成熟过程。

但是,目前所看到的这门学科的发展,还不能说它已经发生质的飞跃。尽管学者们为了求得综合观测的理论原则、结论、建议和说明,正在提出研究国际关系的各种新方法和理解国际关系的各种方式,并有日益明显的摆脱历史——表述式的研究方式和单纯分析式的研究方式的迹象。相对来说较为缓慢的过程,正说明国际关系学日积月累的性质。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虽然还带有不完备、不连贯和外表不严密的性质,但我们的知识正接近于主要问